樂全集

四

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材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

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畧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紀而不改或早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沉取舍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安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葢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

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騏驥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職居剌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史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

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脩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昃之慮而百職理矣

郡縣理本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葢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

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貴循常而重改
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慝已落深刻之謗
故雖綱膺之蒙寄任於今猶頗牧之當漢文之世也
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
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
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譏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
而又時遣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
行郡國得專戮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

徵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臚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

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獘羣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於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於條式徒鋪列其紊文猥及毛細之事逮於筦釜盆盎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末調銓衡騐覈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勘詰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叙遷次補如魚貫雁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

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羣吏之課必先
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
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於
民嘗管幹某事能辨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
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比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之
其守倅之成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校定之遂部州郡
設月日期會集上於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
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於王府移

副於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謡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序或上於宰司或列於審官或報於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焉凡吏涖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

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裴之弊迹不少善乎

辟署之制

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羣士皆命於其君王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傳相

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置立三府各擇掾吏州郡從事列曹衆職悉任之於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覈人材於外吏部銓授於中而辟署之制仍行不廢隋開皇中内外庶官罔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廉之官屬判官而下皆自延請其已就署徐乃上聞未奏報者稱攝既王命者同正肅代之後嶽牧權重或自除支郡刺史專戮二千石凡諸辟用悉兼臺省皇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近

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
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知之既無交舊之素
則必求於長者之譽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之
是故涉乎請託矣魏盧毓曰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
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而
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而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使
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取乎理哉臣
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分

樂全集卷九

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毗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孫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冦起子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搖而更安國命絶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鄄城武若任國闗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

待賦託孫寄命本根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途
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九作自
相屠刈過於血仇離石嘯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
剝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於江左焉中興
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蹙逼京邑故自晉世逮於宋
齊險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於後劉蕭二明昏
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枿兀然股肱
悉除但存胷領險慝之人以為利姦雄之臣以為福故

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教
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
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征討巖廊謨謀書勳
鼎旂流芬史諜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教莫大於
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疎間親夫子
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
基憑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韡韡棣華既和樂而且孺
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

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枝百世衍大蕃昌有
埶文如向歆材畧如臯勉又可以勿用乎哉夫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上下尊卑莫不
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
千乗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於晉故謂之出
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武參布宗室
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彼夫執
事内外之臣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又豈生而知之

諸院教授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羣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

率僥倖以自媒為進官之捷徑以備優弄之具曾何誨
導之為夫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為齊言紺
緅隨染薰蕕易氣況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
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
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
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
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
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

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絶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寓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壅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於天下誡庶民之僭忒此固朝廷深維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

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於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革之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革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漁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錐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耻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體稍能使民

裒於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
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
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
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
況禮樂之大固無沿襲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
代之餘制廷列羣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
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
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於下以至率然不量僭陳

名儒隱德咸有門徒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
人至於東都學士寖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
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篤去就之行及桓靈
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絶民勞板蕩而賴正人持教義
士奮拯支壞持顛更延餘歷雖腥德已塞於上而清議
不敗於下豈非教學之功漬染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
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
和絶而不續尋復廢圯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

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學宮盛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侐然無主時敏厥脩雖得樂羣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丈之間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黃所聚輒立師長況夫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淳優儒雅尊博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勸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自餘歷

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鐘鼓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
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乘旂斿纓就之制牢積饔食之
品祼酢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
是故觀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辨其文紀而衆不敢黷有
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
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
裳冠舄而皆乘車以馬爲騑服異其輪輻衡軛轓幰帷
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

僭俗

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鄰畫伍為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議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將以敺之趨本勵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喪無縗猶慮敺而勵之末從也又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縞冠素紕垂緌以恥之已事其

食享列鼎服備四時曲堂便房妓妾夾侍四方新異咄
嗟畢到與夫躬執耒耜寒耕暑耘水旱憂於前租庸逼
於後奴妾不售溝壑為家其勞逸如何哉臣聞周官以
度教節則民知足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生貧苦人
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
民知分限規繩之不可踰則貪奪僭侈之心息仁義廉
讓之意興是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
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

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爭之患何由作乎向者頒下
明詔誠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靡流之俗知勸矣夫齊
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臣
聞孝悌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
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故繫之唐風且陶
唐之不為政久矣其德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
嘗所臨治被化尤淳者乎今京師者宮室所在王教所
先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固以表正萬邦使八紘取則遠

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乃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異國殊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嫚傲辟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操之以淫哇耳目熒潰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禮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賓